

核心阅读

刚刚过去的春节,令不少人感叹年味变淡,记忆里热闹的团聚、春联、鞭炮、年夜饭等逐渐褪色,故乡变得越来越陌生。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城市化的道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农村的变迁使人们的乡愁无处寄托。

在这种现状下,“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表述使人们对新型城镇化道路有了诗意而具体的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2014年将是新型城镇化的破题之年。



山水乡愁:城镇化的新标尺

■本报见习记者 韩天琪



贺雪峰

2014年春节才刚刚过去,很多返乡过年的人们已经开始回味回乡的感受。

“这次过年回家,如果没有母亲的引领,我是真的找不到回乡的路,这曲曲折折的山路,我实在不知道通向何方。”“有家才有乡,可是无乡何来家。”“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我擦干眼泪,明亮双眸,却发现曾经的那片土地在我的视野中模糊了……”

这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发来的《回乡记》专题。我们可以从上述文字中清晰地捕捉到:“故乡”的概念正随着城镇化进程悄无声息地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淡出。

回不去的家乡

“无乡”何以寄乡愁?正如一篇文章中所

写: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词。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家乡”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

而当我们走进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

但是,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难购的车票、“沦陷”的故乡、异化的人际关系,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呼唤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严重城乡二元化分割,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推动着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

由此,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二、三线城市的人涌向北上广,小城市容纳着县城与农村人的梦想。然而,外来者却鲜少能够在异地扎根,异乡人踟蹰于城市繁华的街头,迟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些人留恋家乡却发现回头路并不好走,不得不继续在外打拼,有些人坚守城市却饱受压力与挫败,最终选择回归。正向的吸引与逆向的挤出相

伴而生,探路者与折返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城市不断制造着新的诱惑与挫折,成功与失败,而中国广袤的乡村,却日渐凋敝。

资源配置一味倾向城市的城镇化是畸形的城镇化。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人”作为劳动力资源不断补给城市发展所需,而“人”作为“人”的尊严和需求被忽视和冷落。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如此,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乡愁才有处安身。

所幸,我们已经开始反思,在去年12月12~13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思路:“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让许多人对新型城镇化有了诗意而具体的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2014年将是新型城镇化的破题之年。

“新”在何处

31年前,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让人们看到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发生的由衰转兴的变化。发展小城镇一度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路径,但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却走出了一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优先发展、重点发展之路。农村的衰落和空心化成为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今天,新型城镇化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

发展议题,其中就地发展小城镇,尊重自然,保留传统的意义需要得到高度重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首先要处理好发展和环境的关系。致使乡愁消弭的,往往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和政绩观。在很多地方的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中,以无序、过度开发为代价,大树被砍、湖泊被填、泥土被水泥覆盖,平房被高楼取代,城镇一夜之间变成陌生的模样。这种大踏步式的“现代化”不仅让居民失去了“乡愁”,更让他们对新的生活方式无所适从。

“目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追求土地财政的冲动,包括大拆大建,填湖砍树等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城镇化道路不能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只是大力发展建设,这种新的建设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这样的城镇化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城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上不能‘大跃进’。”

只有顺应自然,才能使自然环境为人类生存增色。留住乡愁,就是要保护好自然环境,让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归来后能找到旧时的风物,咀嚼到旧时的味道。

乡愁不仅关乎风物,更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基因,渗透于居民的血液。乡愁的背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城镇建设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我们的历史脉络。

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才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换的最有利场所。小城镇上接城市发展之利,下启新农村发展之需,新型城镇化道路正是“新”在此处:使乡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实现现代化,而在环境和传统文化方面,依旧保留乡村的原有风貌。这将是一条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新型城镇化利益调整并不浪漫

■本报记者 王剑

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是英明之举。

提法是好的,但做起来难度非常大。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看到不少地方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很好的建筑拆掉,代之以现代风格的建筑,结果失去了原有的风貌,造成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中国科学报》:在城镇化建设中,大拆大建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和领导的固定思维,如何改变这一模式?

张正河:地方热衷于大拆大建,原因就是受到土地财政以及不正确的政绩观驱动。

近年来,很多地方财政状况不佳,许多县市的收入来源大部分来自土地以及土地转让所得。在利益驱使下,地方官员为了保证人员的工资、奖金发放,不得不增加土地供给,其做法就是把老房子、宅基地进行更多更大规模整理,然后换宅基地指标和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地方的地方债已经超过其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六倍,甚至十倍之多,如果不以土地充当财政的话,那么他们的财政地方债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此,我认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如果不改变唯GDP观,不改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不解决地方债问题,只用马路高楼的多少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状况,则大拆大建问题就无法解决,地方干部就不得不循着政府的这个指挥棒行使他的行政权力。

所以,如果考核体制和干部提拔任用体制不改变,那么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无法顺利实施。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会涉及哪些资源调配与利益调整?

张正河:目前,如果农民不搬迁到大城市

去而是在农村中达到好的生活条件,难度非常大。因此目前相当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留下少数农民尽可能在原有村庄达到用电、用水、垃圾处理以及通讯条件的改善。

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本次城镇化会议,都明确了今后城镇化的发展路线:对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的容量和户口进一步严格限制;对中小城市或中小城镇放开户口,让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2.6亿打工者尽量多地在这类地方实现城镇化。

调查表明,这部分人实际上更愿意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就业。相比小城镇,大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和较高的工资收入。对农民来说,回到小城镇落户,虽然没有户口限制,但是缺少工作岗位和低廉的收入还是让这些选择离开。

实现城镇化有着艰难的政策矛盾。即使户口放开,如果“产城不同步”就不会吸纳更多的人。而目前,大多数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在吸纳农民之前,要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是城镇化的关键。

城镇化在不同区域的走向应该是不同的:大城市周边地区肯定要被城镇化,这些地方应主要把土地置换、农民的生存问题和保险问题解决;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如泥石流频发的村庄,必须让村民搬出。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还有一些拥有历史古迹、历史传承的村庄,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DNA村庄”,它们即便再偏远抑或在城市中间,也一定要保留,以志证明,成为看得见乡愁的纪念。

所以,中国现在150多万个自然村的走向不能一刀切,应该由相关专家和政府部门划定不同的发展方向,以期实现就地城镇化。这一过程不能流于形式,千万不能只要

农民的“地”而不管农民的“人”,或管了农民的“人”却不管农民的生活质量”。

现在的农民只要有钱就会建房子。房子建起来了,娶了媳妇,却到城里去打工,实际上建起的房产基本空置。很多村庄,特别是中部地区的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因此,我希望通过媒体向农民进行宣传,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没有发展可能的老家宅基地上了,他们的后代多数不会回去,所以不如在县城买大产权的房子,他们的后代在那里发展,自己也可以在县城养老。如果设计成这样的思路,县城会很容易把人聚集起来,产业也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科学报》:新型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张正河: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解读中央文件,2006年一号文件将新农村建设提到很重要的位置,2008年、2010年、2013年的一号文件都重点关注了城镇化。

有很多地方官员认为,中央政策是矛盾的。他们简单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在农村中拆旧房建新房,修马路装自来水;而城镇化则是把更多的人弄到城市去,城市中修更多的马路住更多的人……

实际上,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不是矛盾的,而是希望把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体系中,鼓励愿意进城的人到城镇发展;而钟情于农村生活的人则安心农村,做农业大户。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将农民转移到城市去,搞三产、做工等,农村的地相对多了,人少了,改善起来也就更容易了。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者之间实际上不矛盾,但是在操作中可能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一句话,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相互兼容、小步快走的一连串行动,是我们的农村非常美丽,城市非常繁荣的城乡一体化模式。

留住乡愁的前提是留住乡村,只有“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才能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才能守得住文化,品得出幸福。

2013年年末,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一句诗意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亮点,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热议。这一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是对中国已经走过的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矫正。

此前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造成了大城市的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衰落。近些年来,我国的大城市病暴露无遗,“堵”“霾”“内涝”屡见不鲜。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社会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也给农村和农民带来大量问题:进城务工人员的长期离家导致农村家庭结构不完整,带来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安全问题;农村家庭结构不完整使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生长的基础,农村道德状况堪忧;农村凋敝使传统及民俗文化传承出现问题等等。

近年来“乡村沦陷”作为一个社会学名词被屡屡提起,而乡村沦陷的原因,在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坍塌,这与无数进城务工的农民长时间离开村庄有莫大关系。现在我们经常讨论农民工的市民化,而大量农民工离开乡土,对“乡村社会”具有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不仅体现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的田园荒芜,还突出体现在乡村原有道德秩序的崩溃。原本维系乡村自治的、被村民共同遵守的传统伦理并不是空中楼阁,它建立在稳定的农村家庭结构上,家庭结构的中流砥柱一旦被抽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孔子曾言:礼失求诸野。人们一般相信,乡村是美好的,农民是纯朴的,在上层社会礼崩乐坏的时候,还可以到乡村、到民间去寻求丰厚的道德积淀。然而在今天,原本赖以维系乡村秩序的传统伦理在某些乡村轰然崩塌,乡村成员道德滑坡、人性堕落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再有,过去的城镇化道路使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市周边通过土地征用将农村变为城市,但是农民没有相应地变为城市市民。这种思路带来的矛盾加剧了城乡的对立。

这一切,都迫使我们反思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方向和内函。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在解释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函时曾说:“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保留乡村的原始风貌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王景新看来,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城乡一体化,我们在提倡城市现代化的同时,也要关注农村现代化,这两个现代化的交集就是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达到中小城镇的水平,或者说至少不低于村所隶属的县、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城乡一体化也是有条件的,不可能全国一盘棋,需要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推进。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要求城乡一体化,可以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道路最终都是要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体现在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和中国农村基本实现小康的目标。

政府和学者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这种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改革开放35年,农民数量达到2.6亿多,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却少之又少。而大量的农村留守人口不能同样享受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不能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逐渐享受市民化的待遇,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能扩大,而是要缓解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矛盾,以“人”的城镇化为中心,达到中央在2004年就开始提倡的“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目标。

王景新认为,新型城镇化道路首先要解决当前的大城市病,第二,要促进新型城乡、工农关系的形成,而不是扩大工农、城乡关系的矛盾,第三,一定是以农村的城镇化,特别是以农村及小城镇发展为重点的发展战略,这样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提法既是人性化的,又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能够克服大城市病,改善中国城镇布局结构的道路。

一位网友曾这样描述他的乡愁:“乡愁,是春天飘舞的柳絮;乡愁,是夏夜数不清的繁星;乡愁,是秋风吹过玉米地;乡愁,是冬雪漫天的荒原;乡愁,是田野一望无际的麦穗;乡愁,是河边郁郁葱葱的芦苇;乡愁,是林间静静吃草的黄牛;乡愁,是农舍袅袅升起的炊烟。”

留住乡愁的前提是留住乡村,只有“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才能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才能守得住文化,品得出幸福。

留得住乡愁才品得出幸福

■黄墨白



张正河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是:“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一表述被众多网友评价为“浪漫”,然而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三化同步”战略研究首席专家张正河看来,新型城镇化思路所涉及的利益调整并不浪漫。

《中国科学报》:中央新型城镇化思路提出“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对此您的理解是什么?

张正河:这个思路非常好。这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思路,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非常迅猛。短短三十年间,我们原有的300多万个自然村消失了一半,现仅剩150多万个。消失速度如此之快,导致我们看不见山、看不见水,找不到回家的路、记不得乡愁了。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慎砍树、不填湖、少拆